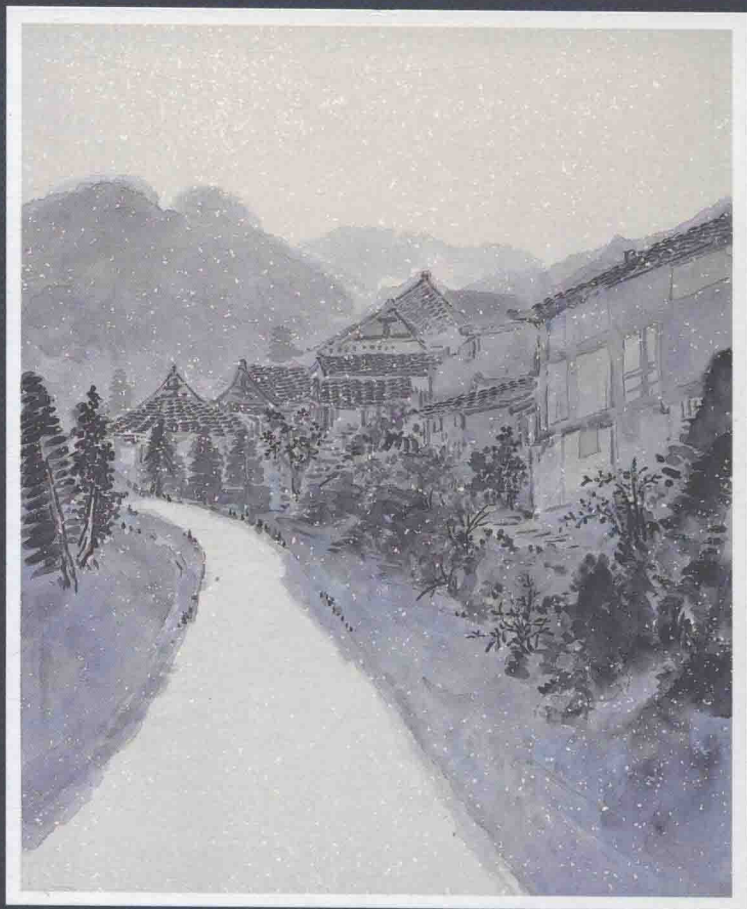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
百年前的中国

美国作家笔下的南国纪行

[美] 哈利·弗兰克 著 符金宁 译

Harry A. Franck

◎ 四川人民出版社

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
百年前的中国

美国作家笔下的南国纪行

[美]哈利·弗兰克 著 符金

Harry A. Frank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前的中国:美国作家笔下的南国纪行/(美)
哈利·弗兰克著;符金字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2018.5

ISBN 978-7-220-10786-3

I . ①百… II . ①哈… ②符… III . ①社会生活—历
史—中国—民国 IV . ① D6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5853 号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BAINIANQIAN DE ZHONGGUO : MEIGUO ZUOJIA BIXIA DE NANGUOJIXING 百年前的中国：美国作家笔下的南国纪行

著 者
译 者
选题策划
出版统筹
特约编辑
责任编辑
装帧制造
营销推广

[美] 哈利·弗兰克
符金字
后浪出版公司
吴兴元
林立扬
杨 立 赵 静 邹 近
墨白空间·陈威伸
ONEBOOK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72 毫米 × 240 毫米
40
646 千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
ISBN 978-7-220-10786-3
128.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010019

著者简介

哈利·弗兰克 (Harry A. Franck) 被誉为“流浪王子”，是 20 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游记作家之一，一生共完成三十余部作品，能熟练使用英、法、德等多国语言，以作品 *Zone Policeman 88*，成为 1913 年全美最畅销作家。

译者简介

符金字，男，1978 年出生，湖南长沙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教于广州暨南大学，广东省翻译协会理事，出版译著《美国军队及其战争》《最后的战役》《基辛格的影子》，专著《日本足球史》。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与我们一起在中国南方度过的这一年
是她一生中唯一的旅行

序 言

马可·波罗的游记虽然举世闻名，有时却不免令人失望。他在游记中，将我们称为“中国”的这个国家，分成了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国度，北边被称为“契丹”（Cathay），南边的叫作“蛮夷”（Manji）。虽然近代中国并没有梅森-迪克森线^①这样具体的南北分界线，但这个国家的南北两部分却截然不同，二者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中间地带逐渐过渡。外国人习惯将长江视为分界线，中国人自己也有这样的政治倾向，但除非再划出一块区域来，称为华中地区——就像不少人实际做的那样——长江流域与南方的共同之处要远远多过北方。南行的旅者在穿越北纬 34 度时会留意到某些突如其来的变化：骆驼、毛驴、北京的马车，还有寸草不生、树木稀疏、尘土漫天的那副北方风光忽然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水牛、轿子，以及狭窄的石板路在一望无际的水稻田中曲折蜿蜒，这块土地纵使谈不上更为干净，至少多了不少绿意。这里水道纵横，可除了嘎吱作响的独轮车之外，极少看见带轮子的车辆；成群结队的劳工挑着担子，二者相映成趣，随处可见。真正的分界线在于这里不再种植高粱、小麦与黍，转而出现了稻谷文化，虽然河南与陕西差不多算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南方绝大多数地区被纳入中华版图也不过千余年历史，但较之两地的人而言，南北差异更多源自彼此对主要农作物需求的不同。

本书主要记录的是我在马可·波罗笔下的“南蛮之地”漫无目的的旅行，而其

^① 梅森-迪克森线（Mason-Dixon line），位于美国马里兰州与宾夕法尼亚州之间。1763—1767 年由英国测量家查理斯·梅森（Charles Mason）、杰里迈·迪克森（Jeremiah Dixon）共同勘测后确定。美国内战期间成为自由州（北）与蓄奴州（南）的分界线。——译者

姊妹篇讲述的则是在“契丹”的故事。正如这本简单的游记所描述的，我只不过四下走走，看看兴趣所至的地方。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向来无意专注于科学研究，也无私心可图；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连一个流浪汉都得展示出自己存在的缘由，那么我也打算尽可能把这一切完整地带回家乡，聊以慰藉那些和我拥有同样普通品味的人。这本书或许描述得过于具体，但至少应该能为某些人提供一剂解药，让他们莫要过多沉迷于与今日中国有关的时事报道，让读者意识到，虽然对于记者来说，只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民变或是一次谋杀才算得上“新闻”，但事物的本来面貌往往在于宁静而平淡的日常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在此之前已经持续了数月、数年，并将在今后的很多年里继续下去。

那些智者哲人毫无疑问会觉得接下来的篇章烦琐无趣，不少文字在他们眼中想必定然无足轻重、微不足道。这些人应当去读超现代派的鸿篇巨制，写那些书的年轻一代号称才华出众，对于今日的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只需安坐家中，畅饮私酿，便可为我们指点迷津。我一介老朽，把全副精力都放在这些微不足道的旁枝末节之上，兴许早已错过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我倒是在华盛顿的某家旅馆里见过一位侍者，远比参议员更关心他的门为谁而留。

某些挑剔的读者恐怕会指责我过于现实，这样的指责以前也曾有过，但我更关注的是记录一份平凡的事实，而非炮制“文学名著”。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已有太多的真相被曲解，我们之所以会对中国产生如此错位的印象，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人心怀善意，极力将其刻画成一个平和完美的社会，借以反衬出我们自身的文明在各个方面的野蛮无序；另一方面则要归咎于“畅销书”的浅薄与无聊，为了引发同情，不惜捏造耸人听闻的情节。正是在上述两类人代代相传的不求甚解之中，创造出今日世人对于中国的看法，而与真相有关的中间地带则远未得到开发。虽然直言不讳或者视而不见会让画面看上去更加诱人，可我总是对芸芸众生的生活更感兴趣，而不是强调污秽不洁的环境、此起彼伏的喧嚣、有时令人难以忍受的酷热以及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无论这些是让人感到不快还是愉悦，毕竟这些现象存在于每个国家，仅凭这些提供的只能是一份虚假的报告。

任何要想走遍中国南方的人，必定都有一条错综复杂的路线。为了让行文更加清晰，我并未完全按照旅程的先后进行记叙；这样做除了让季节时断时续之外并无

其他不妥。我在远东的游历不仅包括整个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还包括日本帝国的全部领土与法属印度支那的五个地区，而那些地方又是另一番故事了。本书讲述的是我在一年多时间里几乎毫不间断的旅行经历。如果你觉得我走过的地方看上去并不辽阔，那是因为没有其他地区的交通运输比中国南方要更缓慢。国内的某些朋友以为我带着家人去了中国，想必生活平静安稳。事实上，当我们在回国途中整理记录时才发现我们离开美国其实已有 928 天，在此期间我有整整 435 天没有与家人在一起。

凡身处一国，若想见识当地人的真实生活，必得去往游人不常去之地，还得至少学会几句当地的语言，才能让这一切变得更有意义。考虑到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处境，这一点更是准确。我们这帮身在通商口岸的洋人，在某种程度上受人鄙视、甚至有时遭人憎恨，无疑都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而非中国人犯下的丑行。在通商口岸，像我们这样的洋人为数不少，其中十有八九从未踏出过这块土地。然而，这个国家的人却在整体上千差万别，尤其是在对待“外来蛮夷”的态度上更是如此。大多数中国人对我们充满敌意，或者说至少并不友好，这种态度与他们的内在礼仪相去甚远；而中国人对我们日益熟悉，所以要对这个天朝上国做出真正评价，我们就必须去那些洋人涉足不多的地方。这样的深入旅行时常会让人感觉单调乏味。然而，虽然北起东北、南抵云南的中国人看似差别不大，事实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同。即便两地相距不远，可纵使穷尽一生游历，耗尽柯达公司生产的所有胶片，也无法将这些地域的区别完完整整地道个明白。在中国，如果不是每一个中国人，至少几乎每一寸土地也会向怀有闲情逸致的旅行者展示新的一面；不过令人奇怪的却是另一方面，这里的芸芸众生又犹如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铁块一般，千人一面。这片古老土地之所以如此值得深度探索，原因之一就在于各地习俗或许大同小异，但手工的劳作方式、快捷便利运输手段的缺乏、传统保守的孔孟之道以及每个中国家庭总是希望安居一处的愿望掺杂在一起，使得生活的细节千差万别。这一点与我们的国家形成鲜明反差。西方早已实现大规模生产，广告铺天盖地、席卷全国，一切都是完全一样的标准化。每每走在一模一样的街道上，经过同样风格的商铺门庭，躲避着同一个牌子的汽车，人们非得想破脑袋才会弄清，自己究竟是在波特兰、缅因还是圣迭戈。

在我身处中国的两年里，社会局势混乱不堪，政府统治形同虚设，违法之事层出不穷，兵灾匪祸猖獗之极。许多人喜欢用一本正经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这种人每个国家都有，他们会避开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度，不敢涉足其中。毋庸置疑，这个国家的确危机重重。在某种程度上，暴力威胁着身处中国内地的全体外国人的共同安全。然而，即便身在美国国内，人们也不会因为街头存在不容小觑的危险而选择将自己关在家中，闭门不出。我造访了中国的全部十八个行省，其中绝大多数都已游历殆遍，除了跟随身边的中国仆人，常常孤身一人在外数周。我从未去过的省会城市只有一个，那样做也只是出于个人选择。只要是我的兴趣所在，便从未改变过行程安排，或者回避某条旅行线路，也从未出过哪怕一丁点儿的疏忽纰漏。之所以如此，恐怕在于我在这个昔日的天朝帝国从未感受到真正的生命威胁。去年在母亲陪伴下，我的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游历了中国十八个行省中的九个，在不少动荡的城市里，就住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偏僻角落，白天晚上随意徜徉在街头却从未受到蓄意侵扰。每每进一步回想起这些，我必须承认，中国的生活整体上至少对于我们这些西方人来说，并不比在其他西方国家危险。诚然，这些话也不能完全算作事实。过去几年，有些人单凭几条关于中国的头条新闻便会激动万分，大发议论，我的话与他们的看法比起来，也不见得真实多少。因为中国的确存在诸多动荡不安，像我这般鲁莽的人之所以走遍穷乡僻壤却从未遇见，唯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我的运气实在糟糕透顶，总是让我即便身处正确的地点，赶上正确的时间也无法体会到冒险的趣味，而那些远不希望感受这番情趣的人们，却往往得到了比他们本应得到的多得多的乐趣。此外唯一可能成立的结论让我实在难以启齿、羞于承认——毫无疑问，我不止一次碰上过成群结队的不法之徒，之所以从未遭遇骚扰，原因和我这么多年浪迹于其他是非之地却未曾遭受类似骚扰大同小异，仅仅是因为我看起来从来就不像个有钱人罢了。

哈里·A·弗兰克

费城栗树山

1925年8月16日

目 录

序 言	3
01 站在后门看上海	1
02 内陆第一圈	25
03 沿长江逆流而上	53
04 走在八月的石板路上	83
05 中华瓷都景德镇	111
06 经陆路到福建	133
07 顺着闽江下福州	169
08 游历南方沿海	209
09 “南都”的短冬	235
10 孙中山治下的广州	277
11 四邑：在美华人的故乡	299
12 “海之南”去海南	317
13 沿西江而下穿越广西	345
14 中国人的世态面面观	381
15 北上云南府	399

16	“军事保护”下的远行	429
17	西南路难行	455
18	与“蛮子”在一起	471
19	向长江进发	495
20	走在仲夏的蜀道上	513
21	漫游成都	527
22	朝着神圣的峨眉山巅进发	545
23	神山之巅的冥想	559
24	回家，沿长江上游而下！	591
25	翻山越岭回广州	607
	译后记	626
	出版后记	629

作为一个浪迹天涯的美国人，之前我已经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度的北方地区游历一年有余，此番从中国内陆进入上海，这座城市第一眼看上去就如同奥马哈或孟菲斯一样新奇有趣。这里的火车调度场同样死气沉沉，车站已有不少年头，显得昏暗无光，旅客行色匆匆，到处熙熙攘攘，令人感到出奇地似曾相识。街头，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发出刺耳的音调；汽车鸣着喇叭，全然不把行人的权利放在眼里；狭窄的人行道上竖着一排排电车接电杆，显得愈发凌乱，换作任何一座美国二流城市的后街僻巷也不过如此。上海的摩登建筑不少，与美国国内数以千计的高楼大厦相比，让人难以分辨。静安寺路^①只是名字听起来不错。南京路从两家中国百货商店之间穿过，二者犹如赫拉克勒斯之柱^②各据一边。街上一眼望到头也难得看见一星半点外国风情，足以让那些看花了眼的人们恍然清醒过来，意识到原来自己依旧身在东方。

不过，如果你恰好是那帮稀奇古怪家伙中的一员，喜欢见识见识繁华大街与富丽宾馆之外的世界，就会发现即便在洋人治下的上海的中心地带，地道的中国风情依旧比比皆是，哪怕是在这座城市里居住的外国人，也似乎鲜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在其他国家已经游历数十年之久，还没做好心理准备，那么这座中国头号口

① 静安寺路（Bubbling Well Road），始建于19世纪60年代；早年名“涌泉路”，20世纪40年代更名为“南京西路”。

② 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亦译作“海格力斯之柱”，指直布罗陀海峡东端两岸的两个岬角，相传由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立于此地。

岸城市最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恐怕就在于这里虽然住着大批外国人，可这帮人对身边与中国有关的一切竟然表现得一无所知，毫无兴趣。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做生意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到这儿纯粹是为了赚钱，极力避免与中国人发生关系。有人这样做得很明显，生怕被中国人同化，担心被身边那一大群中国人卷了进去，回国后会动摇自己的根本，哪怕将自己平日里已经过腻了的美国或者欧洲商人生活方式改变一丁点儿，变得与中国人的生活稍微接近一点，都好像犯了致命大错一般，殊不知后者的生活虽然不尽相同，但无疑同样充满睿智和欢乐。有人对这个古老民族公然嗤之以鼻，搞得好像老天弄人，让他们不知道到哪个异国他乡待了一小段时间，所以只好用这种方式对待当地的“土人”；除非影响自己的收入和生意，否则这帮人对与当地有关的事物一概不闻不问。大多数这样做的人没准儿属于脑子里缺少好奇心的那一类，不过从我们国家来的那些人则是出于对物质享受的热爱。只要没有开着暖气、铺着地毯、垫着垫子的软椅的房间在等着他们，这些人一般都不会去冒险。

正因为如此，一个普通美国人若是被公司派到上海或是自己来此创业，通常都会想尽办法租一套美式房子或公寓，尚无能力以车代步的，就会选择住得离电车线近一点，然后安顿下来，继续过着一成不变的西式生活，享受着或多或少的舒适的西方物质条件。哪怕这是一种错觉，可在外界看来上海毕竟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正是得益于一代又一代外国商人在这座城市的短暂停留，才使得这样的物质条件在这里滋生发展。这些人会将自己的办公室尽量装饰得与国内一模一样，到了中午便呼朋引伴去俱乐部聚聚。邀集的差不多全是本国人，场景俨然是国内的翻版，就连气氛也一如从前。既有表情嘻嘻哈哈的中学生，也有事业蒸蒸日上的地产中介，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喝着烈酒时不再有昔日或多或少偷偷摸摸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公开的豪饮炫耀，好像在告诉自己还有所有盯着自己的人，这么做至少是一个好方法，足以舒缓去国离家的痛苦。待到一天的生意结束，这些人要么坐上电车或者汽车回家，要么去乡村俱乐部打一场高尔夫或者一局网球，要么骑一个小时的马——这会让人意识到廉价马肉的另一个好处；当然也会来上一两杯，或安坐家中，或在某家俱乐部或者外国宾馆里，那些受过良好培训的中国厨师和侍者会把这一切操办得尽量跟国内一模一样；接着坐下来看看国内的报纸杂志——报纸通常最受欢迎，

哪怕大多数已经过期一个月；最后再找一家剧院结束一天的生活。这里的剧院不多，上映的是拙劣的轻歌舞剧以及一些不入流的电影。尤其是赶上周六或周日晚上，或是某个假日，你很可能会发现这些人正置身某个富丽堂皇的会所之中。上海像这样的地方可不少，卡巴莱^①歌舞表演总是扮出一副纯情的模样，通常集中在法租界。那里有爵士乐、烈酒和姑娘们，后者大都来自俄国；这些东西一旦沾上，甩也甩不掉。

英国人、法国人、正在陆续到来的德国人，甚至包括日本人，人人都在用同样的方式重新改造自己的地盘，如同一群失去了栖息地的昆虫，努力创造小小的英国、法国、“德意志祖国”或者“大日本”。每个国家的人都在营造属于自己的空间，在其中生活、工作、娱乐，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举止虽然在本国顺理成章，但在中国人看来却莫名其妙。这些做生意的外国人按照自己的国籍拉帮结派，异国人的交往少之又少，甚至连相邻的店铺与办公室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大部分本国特色。说到这一点，一个在上海或者中国其他任何地方做生意的外国人，只要不是天生一副让人看不出是个地地道道外国人的模样，似乎就总感觉非得按照自己国家的那一套办事，否则便会被同胞视为异类。于是，尽量减少与中国人接触被这类人当作一件近乎光荣的事情。他们在办公室里只与下属保持工作上的往来，对待家里与俱乐部里的仆人、马夫、高尔夫或网球球童——在中国，但凡自觉体面的外国人，宁愿自己开车，也绝不会追着去捡出了边线的网球——都是一样敷衍冷淡，一如对待人力车夫一样。车夫们或成群结队，或单枪匹马，待在从办公室到俱乐部之间的为数不多的几条西式街道上。在任何一个外国人群体中，只要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偏离本民族的倾向，几乎都会引发不满。如果一个住在上海的美人对本国人习以为常的圈子失去兴趣，变得与中国人过从甚密，对平板玻璃办公桌上推行的那一套迅速出击、咄咄逼人的美式推销方法是否绝对有效产生质疑，那么他很可能会发现，自己被一群心怀善意的同乡硬拉过来，在耳边忠告：“年轻人，你错过太多班船了，赶快回家去，提提精神吧！”

尽管待遇要比传教士好了不少——或许正因为如此——可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

^① 卡巴莱（Cabaret），一种兼具喜剧、舞蹈、歌曲元素的娱乐表演形式，演绎方式简单直接，不需要精细的布景、服装或特技效果，源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盛行于欧洲，多在高档餐厅、夜总会或会所进行。

人一般不仅不屑于了解自己的客户，还对学习对方的语言同样抱着鄙视，他们把这类事情留给手下的中国买办去做，叫他们做中间人。后者为此得花上不少功夫，学得一口洋腔洋调，对洋人的生意经了如指掌，提升自己的意志，而洋商们只是负责打点说英语的一方和那些台面上一看便知的东西。传教士们往往穷尽半生以求讲一口地道的汉语，而一般的生意人则把学几句“洋泾浜英语”视为值得褒奖的成就。如此行规的一大后果——或许正是因为没有行规——便是不少买办变得比雇用他们作为中介的洋人更加富有，而另一个结果则让不少生意人在生命将尽，或者短暂的任期行将结束而离开中国之际，视野反而变得更加狭隘，而他们就算在国内待上同样长的时间也不该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将自己本行之外的一切事物统统拒之门外，而且心甘情愿，绝非仅仅迫于无奈。即便如此，那些从上海归国的商人们难道不是三番五次把自己视为，至少让别人把他们捧成——姑且借用这些人引以为傲的家乡报纸的一句话——“吾国之在华权威代表”么？可事实远非如此，只要这些人的脑子里不是真的一团乱麻，糅杂着一堆有关中国人的世俗偏见与大众谬误，要知道他们即便没有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至少身边也住着中国人，而且还耗费了一生中那么多的时间，那么除去提货单上冒出来的几个问题之外，这些人往往对于真实的中国，或者说中国的真正问题，全然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人们若想找到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并与自己的印象加以比对，显然不能指望商人，而只能依靠传教士。前者无论在中国住了多久也是徒劳，而后者待在中国的那段日子才算得上真真正正的“生活”。

这就是上海外商圈子的常态，指出这一点的远不止我一人。我有一位美国同伴在上海比我待得更久，曾经不无讥讽地总结道：“上海只不过生活着一大群庸俗粗野的外国人，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我当然不会逐字逐句地证实此君的论断，因为任何定律都有例外，这样的例外不仅不少，有时甚至还颇为著名。很长一段时间，像我这样充满好奇与问题、闲来无事喜欢瞎逛的家伙，总能碰上一位商人模样的人。此人外表看上去与他的同行别无二致，但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却有着说不完的故事。在上海，有的人之所以对周遭的人感兴趣，只是因为工作所需；而有的人则依旧保留着一份对社会的好奇心，纵使这份好奇心在少不更事的时候便容易被耗尽，可只要自己愿意便难以抑制。然而，这样的人终归不是多数。的确，我曾经遇到几个洋

商朋友的孩子。他们已经成年，生在上海，大部分时间长在上海，却从未真正“到过”中国。也就是说，他们从未踏足这座城市的华界，即便后者与外国租界不过一街之隔。他们会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学校里读书；不管是去长江中游的牯岭^①，还是其他外国人常去的避暑消夏之地，坐的都是外国轮船。虽然他们已经长大成人，却从未在由中国人管辖的中国土地上生活过，哪怕只是一天。是的，我曾经遇到一些奇葩。这些人出生在上海，却连用上海话回答“是”或“不是”都做不到，更别提讲一口地道的汉语。这对他们并没有好处。美童公学^②的学生几乎全都出生在中国，然而该校在列举其办学优势时竟然举出这样一条：绝不教授与中国有关的一切。无论语言、历史、艺术、古典文学，但凡与这现存的最古老文明有关的一切都不会教授。不仅如此，尽管对于来自内地的部分学生而言，中文要比英文更加熟悉，不少人甚至还打算在中国度过一生，但是学校依旧禁止学生之间在校内使用中文交流。或许这一切本来就该如此，毕竟我只是记录者，而非评判之人。然而，至少对于将世界视为整体的人而言，这一点非比寻常，值得记录下来。

“上海”这个名字，对于不熟悉当地情形的人来说，往往是一种误导。对某些人而言，这个名字意味着一块毫无用处的土地，专门留给外国人居住，那还是1843年这座港口城市签约开埠时的事。然而就在这里，不到一百年间出现了一座地位显赫的现代化城市，一个属于大都会的地区。除了中国之外，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参与管理，这是一座与中国多数地区截然不同的城市。至少对于外国人而言，上海这个名字或许更多被用来指代整个城市群。最早的上海只是一座中国人居住的城市，部分地区仍然保有城墙，拥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早在一千多年前便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在城墙周围与外国租界，现代化发展催生了其他中国人居住的城市。这些城市有的与租界相距如此之近，有时根本无法分辨出究竟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

① 牯岭（Kuling），庐山牯牛岭的简称。1895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Edward Serlby Little，1861—1939）租下庐山牯岭，取英文“凉爽”（cooling）一词之谐音，将Guling改为Kuling，一语双关，以示庐山气候之凉爽宜人。因此成就了这一处民国时期最为西方世界熟知的避暑胜地。

② 美童公学（Shanghai American School），又名上海美国学校，是1912—1949年上海一所主要面向美国侨民子女开办的国际学校，1980年复校。

才算是尽头。在这块广阔地区上居住的人口估计有三四百万，而这或许便是上海这个名字最为常见的形象。

虽然那些熟悉中国内地的人们往往对此不屑一顾，但要想找寻地道的中国风味，就得去被称作上海老城的地方才能找到。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曾经被城墙围着，是最早的上海。事实上，只有在这里和其他发展较慢的口岸城市，当欧洲人的居住区与华界城镇紧紧相邻，才能最为鲜明地凸显出两种文明的差异。只有在这些地方，人们才能感受到东西方文明在本质上的截然不同，并且意识到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这样的差异或许将永远并存下去，永远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交融。

距离我上次匆匆到访上海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二十年，而属于当地人的华界依然如故。诚然，耗上大半天在人声嘈杂的小广场上公开斩首的场景看上去已经不再时髦，我也再未曾见过劳工们肩头上抬着女人，在乱糟糟、闹哄哄的人群中穿行。那些女子穿着丝质衣裳，裹着小脚，显得秀丽而娇巧。虽然华界的老城里已有电车穿行，几条街道已被拓宽，汽车在街上鸣着喇叭，但那些狭窄的石子路依旧连人力车也难以通行，只有这些才能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到身在中国。然而，如果说某些街道比以往宽了一点，显露出某些卫生条件改善的迹象，缠脚裹足也只不过少了那么一点点，那一双双步履蹒跚的小脚只够穿美国的二码鞋。

可从那狭长的街道一眼望过去，仍然能够见到花里胡哨的店门大开，门前依旧竖立着红色的招牌，上头镀金的大字赫然在目；中国传统手工艺品依然摆放在敞开的浅浅铺面里公开叫卖，就在街头的人流中任人品评欣赏。庙里香火缭绕，庙会上笑声不断，红白喜事，番摊赌馆一切如故；乞丐们身染病障，有的甚至自残肢体，发出凄惨的哀号，在如织的人流中或爬或躺；天花病人在身旁闲来荡去，脸上的神情木讷漠然。露天的摊贩兜售着各式各样的货品，这些玩意色彩艳丽，做工粗糙，毫无实用价值——中国人虽然穷困潦倒，却喜欢将大量的钱财耗费在这些毫无价值的廉价商品上。茶馆里一片狼藉，坐落在湖心的那座庙宇早已破败不堪，湖面上泛着令人作呕的青绿污物。人群不停地涌动着，发出毫无必要的噪音，一切都让人想起那些距离外国租界数百英里之遥、远离租界影响的城镇。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除了上海就无法看到更多中国的其他地方，根本无须鄙视这座华界老城。至少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这里的意义就好比一部古典名著的节本，前者浩瀚数卷，而后者只